

丹青千年

日本中國藏唐宋元繪畫珍品

Masterpieces of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Tang To Yuan Dynasty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llections

II

上海博物館
Shanghai Museum

丹青千年

日本中國藏唐宋元繪畫珍品

Masterpieces of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Tang To Yuan Dynasty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llections

II

上海博物館

Shanghai Museum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千年丹青：日本中國藏唐宋元繪畫珍品 / 上海博物館編. —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10
ISBN 978-7-5473-0264-4

I. ①千… II. ①上… III. ①中國畫—作品集—中國—古代 IV. ①J2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200103號

主 編 陳燮君 陳克倫
責任編輯 何小顏 劉 瓊 凌瑞蓉
裝幀設計 姚偉延 梁 盛
圖像製作 徐莎莎 白瑾怡
技術編輯 尚小平 陳 昕
印裝監製 朱國範

千年丹青

日本中國藏唐宋元繪畫珍品
上海博物館 編

東方出版中心出版發行

(上海市仙霞路345號 郵政編碼：200336)

上海貝貝埃藝術設計有限公司設計制作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2010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開本：1/8 (787×1092毫米) 印張：36

印數：1-2,000

ISBN 978-7-5473-0264-4

定價：500.00 圓

展覽主辦	上海博物館					
	東京國立博物館					
展覽協辦	日本文化廳					
	京都國立博物館					
	奈良國立博物館					
	九州國立博物館					
	大阪市立美術館					
	根津美術館					
	大和文化館					
	故宮博物院					
遼寧省博物館						
展覽策劃	錢谷真美	湊信幸				
	陳燮君	陳克倫	單國霖			
展覽協調	西上實	吳孟晋	弓野隆之	松本伸之	富田淳	瀨谷愛
	李仲謀	周燕群	李維琨	孫 峰	金靖之	李 蘭
展覽設計	李蓉蓉	董衛平				
展品解說	湊信幸	西上實	北澤菜月	弓野隆之	塚本磨充	
	李 蘭	李天垠	王中旭	孫 維	徐戎戎	
展品題跋、印章釋文	凌利中					
翻 譯（日譯中） （中譯英）	金靖之	孫 峰	張 潔			
	金靖之	龔 辛				
展品攝影	橋本禎郎	藤瀨雄輔	金井杜道	比嘉飛鳥	（有）尚永堂	
	城野誠治	尾見重治	森村欣司	薛皓冰	馮 輝	張小博

第三章

山川意象

Landscape



27. 北宋 郭熙 幽谷圖軸

絹本 水墨

縱 168.0 厘米 橫 53.6 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Serene Valley

Guo Xi (fl. 11th century)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168.0×53.6 cm

Shanghai Museum

郭熙(1023—約 1085)，字淳夫，河陽溫縣(今屬河南)人。宋神宗熹寧元年(1068)奉詔入宮廷畫院。擅畫山水，將情感融入畫面，描繪自然細致入微。

圖上無款印，近人李盛鐸題於詩堂。

題跋：

近代 李盛鐸：“北宋郭熙幽谷圖真跡，安儀周《墨緣彙觀》定為無上神品，盛鐸。”鈐：“木齋”朱文印。

近代 蔡金臺(一題)：“此幅原籤題為元人《寒林積雪圖》。余一見即決其是宋非元，且樹多點葉非寒林。右為山陽故皴少，亦確非積雪。稍知畫理者可決其繆也。既因有安儀周印，檢其《墨緣彙觀》考之，則確是卷一所載之郭熙《幽谷圖》，亟錄於左以矜目力。《彙觀》卷一第十九頁，郭熙《幽谷圖》，絹本，中掛幅，長四尺九寸，闊一尺六寸，水墨山水。圖中山巖險峻，谷口幽深，古木虬屈，澗水奔激。山頭多作平頂，上皆密樹層林，俱以潑墨大點為葉，二米多得其法。至於山之輪廓皴法，全用澹墨渲運。其虬屈老樹兼有重墨為之者，秀潤天真清氣逼人，非盤車驟網之作可比。且絹素完美，此圖必屏障大幅，今存其一，上押一朱文大印，模糊莫辨。右上角有朱文一印，內剥落一字，惟存‘永皇極’三字。下鈐‘稽察司印’，又一腰圓舊印與左上角朱文半印俱難辨，下角有張則之印。生平所見郭畫以此及《窠石平遠圖》為無上之品。案本朝著錄書畫以安氏為最精覈。蓋其身居權相明珠之門，與當代鑒賞大家如高江村革習，故鑒別獨審。又值康熙文物極盛之時，見尤易博，故取尤易精，其定此圖為河陽無上之品，自非無據。余今從俗籤中得表出之，豈非河陽精靈有以瞞我耶。然余非有數代之鑒，匪冊年之目驗，亦安能明決如此，非幸致也。宣統改元(1909)四月一日，廬山蔡金臺記。”鈐：“君齋”朱文印。

近代 蔡金臺(二題)：“案此幅之的為宋絹，多見宋蹟者自知之，印及朱色尤極真確。安氏僅辨‘皇極’一印，余加以洗滌，則右下橢圓印乃‘奉華’二字。畫史載高宗於銘心名蹟使劉夫人掌之，鈐以‘奉華堂印’，此僅‘奉華’二字尤屬創見，為人所不能偽者。右上角印‘永’下似是‘存’字之半，左上角半印似是‘東宮’二字，其最模糊之大方璽則‘宣和御寶’也。更進論其畫，其右坡空勾微皴，蓋藉山之陽以顯谷之幽，蓋虛實明暗必相兼，大家軌範如此，不似俗手寫此景必拍塞滿幅也。樹枝作蟹爪，自是營邱相傳的派，而純以草篆之法行之，剛健而婀娜，恐營邱亦有所未逮。後人摹郭枝作杈枒，更有仙凡之別。安氏決為屏障，觀左下角孤露一坡益信。昔明人沈石田、文衡山輩於北苑《溪山》零軸號為江南半幅，爭寶蓄之，傳至本朝名家摹(應)寫殆徧(遍)。今去北宋初幾千年而完好如此，能勿視為瓊寶耶。況自安氏著錄後又塵晦二百餘年，則余表彰之功亦似天命之矣。金臺再誌。”鈐：“臣蔡金臺”白文印。

鑒藏印：

北宋 徽宗內府：“宣和殿寶”朱文璽。

南宋 高宗內府：“奉華”朱文橢圓璽。

明 洪武內府：“紀察司印”朱文半印。

清 張孝思：“張則之”朱文印。

清 梁清標：“棠邨審定”白文印。

清 安岐：“安氏儀周書畫之章”白文長方印，“珍秘”朱文長方印，“子孫保之”白文異形印。

清 內府：“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橢圓璽、“石渠寶笈”朱文長方璽。

清 汪天祚：“汪天祚印”白文印。

近代 蔡金臺：“齋道人觀男孝同孝肅孝寬女孝英侍”白文印。

近代 靳伯聲：“靳伯聲”朱白文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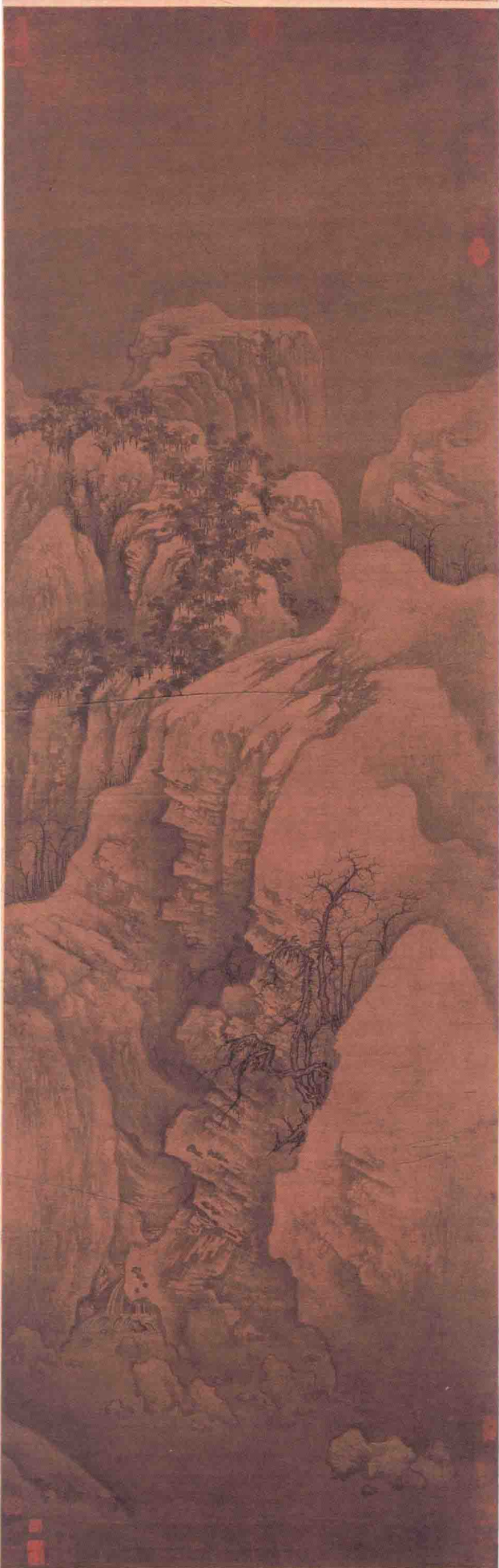
又：“永口皇極”朱文印、“東宮”朱文半印。

曾經宋內府，明內府，清張孝思、梁清標、安岐、清內府等藏。

《宣和畫譜》，《墨緣彙觀》等著錄。

(李蘭)

北宋郭熙
幽谷真
跡安儀周
墨緣彙觀
定為無上
神品
成祥



此畫乃北宋郭熙所繪，其筆墨雄健，氣象萬古。畫中群山聳立，雲霧繚繞，林木蒼翠，亭臺隱現，實為山水畫中之極品。此畫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為其鎮山寶物之一。



28. 北宋 趙令穰 秋塘圖軸

絹本 設色

縱 22.2 厘米 橫 24.3 厘米

大和文華館藏

Autumnal Scenery by the Lake in Mist

Zhao lingrang (fl.1061-1100)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22.2×24.3 cm

The Museum Yamatobunkakan

趙令穰(? ~ 1061–1100)，字大年，宋太祖五世孫，秦王趙德芳後裔。與米芾、趙令時等一起同端王(後即位為徽宗)交遊。好藏、習晉宋以來書畫名作，亦受畫僧崇惠的影響，畫被稱為“小景”。官光州防禦使至重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卒贈開封儀同三司，追封榮國公。

本圖通過水墨和色彩的微妙變化表現了富有詩意的傍晚時刻。重複纖細的綫條描繪夕霧籠罩的寒林，淡淡的青色渲染了天空和水面，濃墨勾畫出寒鴉，由近及遠，表現了柔潤自然的空氣。淡彩的鴨群在水面上嬉戲，有的在覓食，有的在樹蔭下梳理羽毛。此圖由近及遠，由設色至水墨，逐漸變化，用小尺幅表現無限空間。是郭熙代表的峻嚴的宮廷山水世界向南宋畫過渡期的代表作，同時也是北宋山水畫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

趙令穰作品還有《湖莊清夏圖》(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畫法與此圖相似，但細部描寫大相徑庭。此圖在研究日本繪畫對中國繪畫的融合問題上意義重大，對 16 世紀後期以來許多日本畫家產生影響。狩野養信的《春秋高隱圖》(江戸時代，永青文庫藏)的構圖就有部分是援用此圖的，菱田春草(1873–1911)等近代日本畫家作品中亦見其風格。據明治三十四年狩野謙柄撰寫的附屬傳記載：仙臺伊達家族將此圖賜於狩野常信，後流傳至木挽町狩野家。

系原三溪(1868–1939)舊藏。

(塚本麿充)



29. 北宋 燕文貴(傳) 江山樓觀圖卷

紙本 設色

縱 32.0 厘米 橫 161.0 厘米

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Landscape with Pavilions

Yan Wengui (fl. 10th century)

Handscroll, ink on paper, 32.0×161.0 cm

Osaka Municipal Museum of Art

款署：

“待詔口州口筠縣主簿燕文貴口。”

此圖卷首為浩瀚無際的江水，卷末則是登高遠眺的崇山峻嶺，因而充分展現了氣勢宏偉的山水。此圖描繪了陰暗的天空，烏雲聚集的山谷，湍急的溪流，暴雨中搖曳的樹木。溪山之間散見巍峨壯麗的樓觀閣榭；港灣處點綴着停泊的漁船，拉網的漁夫；棧道間行走的旅行者，打着傘匆匆回家的路人等。

燕文貴(約 967–1044)，字叔高，吳興(今浙江湖州)人。原隸軍籍，後隨河東郝惠學畫，善山水人物。北宋太宗時於開封府鬻畫，期間為待詔高益發現，薦其參加相國寺的壁畫製作，後進入翰林畫院。畫風如其所言“不師於古人，自成一家”。在李成、范寬的北方風格中導入董源的南方技法，用細膩的筆觸描畫人物、樹石。這獨特的畫境被稱謂“燕家景致”。有“大不盈尺、舟如葉、人如麥……咫尺千里，何其妙也”、“景物萬變，觀者如真臨焉”等評價，是北宋中期以後畫院中的新流派。

此圖應為北宋末期以前的摹本，因極似燕文貴畫風而聞名。“秀州管觀察使印”、“崇蘭館”收藏印，應為南宋初趙子書所藏。

(弓野隆之)

題跋：

清 傅山引首：“風雨玄縱。端題丹厓二。”

近代 長尾甲內簽：“燕文貴《江山樓觀圖》。笙洲(阿部房次郎)藏。雨山署。”鈐：“長尾甲印”白文印。

清 傅山：“此偏關萬金吾(萬邦孚)家藏而轉之太原潘氏，董太史(董其昌)曾向潘借致京邸臨七八日。今董太史《容臺雜著》載之甚詳，所云‘燕文貴畫借自潘氏’云云，即此卷也。舊有董太史親題一段於後。先帝癸未(1643)，絳孝廉韓雨公(韓霖)來太原，潘氏見之，韓既精鑑賞，而一生書畫之契，又莫逆於董，見而愛之，遂重構(購)於潘氏，收之行笥中以爲寶。笥寄之省城，遭亂散失。誰何俗人，見有董字，遂割去，獨遺前畫紙，櫻搓無人顧，道士王清虛者過市，認得是雨公笥中物，易而度之，束囊城靖以待價。祁戴仲(戴廷杖)過靖，見之，訝其筆奇古，清虛告其來歷，戴中徵諸貧道，貧道曰：然。戴仲遂以雨公之愛愛之，重裝。寓日此卷，既不得於韓而終能遇戴，可謂良會。戴仲好古畫法書器皿，見之若渴，不惜削割田舍而有之，今之奇人也。余曾見雨公一舊紫端研，隨用之有年矣，亂後亦歸於王清虛，堅潤無比，戴仲即用白鏹五十錢易歸文房，可謂篤好。如此高韻，豈復一世。僑黃山題。”鈐：“傅山之印”白文印。

清 楊思聖：“元燕文貴畫一卷，晉孝廉韓雨公藏物，其始末傅青主記之詳矣。戴楓仲構而遺余，余時以請告，卧病清化。相從者為吾友殷伯巖(殷岳[1603–1670])，每一披閱，如置身千岩萬壑中，風雨瀟瀟，木葉盡流，兩人欣然意得也。伯巖高情遠韻，睥睨一世，顧獨睨予而親就之，千里追隨，晨夕燈火。因歎自通籍以來，宦跡幾半天下，憂患迫心，沉痾在體，未得一日安閒，今喜歸計可期。太行廣羊之間，有別業在焉，倘邀造物之幸，末疾獲瘳，便當携手入山，讀書彈琴，侶煙霞而友麋鹿，誓不復出，貽斯圖他年之誚也。白石清泉，實聞此語。且亭主人楊思聖題。”鈐：“且亭主人”白朱文印，“雪樵書畫”白文印。

清 殷岳：“甲申(1644)寇訐，余與猶龍(楊思聖)、鳧盟(申涵光)暨家弟仲泓(殷淵)避亂廣羊山巔，俯煙四望，相對歎吁，無毳羽可拯。時水火窮谷，苟生以觀世變。吾三四人相好，各自重矜，留此身將以有爲也。尋改玉步，分飛燕羽，或出處異致，或生死殊塗，然而蓑笠之盟，風雨不磨，歷今廿餘載。壬寅(1662)秋杪，猶龍以蜀藩畢，覲叱馭西發，顧我巢林，鳧盟亦來相別，謂余曰：猶龍容色清癯，單車遠征，得無可憂。吾甫襄大事，草木之餘，勢不能出，迫隨左右，非子而誰。予策蹇屬車後，遠遊之興，正復不淺。及丹水，而猶龍感疴，請告驛舍中斟酌藥餌，荏苒逼歲，頗忘逆旅。但行笥無書畫可觀，每言其家藏，津津不倦。戴楓仲忽以此卷遠寄，展視之，古人筆墨之妙，決皆煙嵐，若滅若沒，恍置身深谷幽澗中，風雨滿樓，寂莫自喜。燕公去今三百餘年，生氣可挹，技也進乎道矣，不可以蹟求矣。傳青主跋其離合聚散之故，兵燹後玉石炎熇，是卷之全，以人乎？天也。猶龍歸與之志既決，得是卷，若爲之勸駕，深山大澤，置諸座右，玄賞古人，竝堪盟誓。楓仲，一時逸士；青主，曠世奇偉人。予與鳧盟亦伏處蕭艾間，猶龍身在軒冕中。所與遊者，皆閑曠輩，所安在是，信乎猶龍其山之人矣。予弟仲泓，早殉國難。傳云：‘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功名不顯於天下，後世丈夫之耻。’吾儕香山白社之約，仰溯前賢，可謂不孤。仲泓獨不得把是卷，與於斯盟，爲可惜矣。癸卯(1663)二月九日，鷄澤殷岳書。”

鈐：“殷岳之印”朱文印。

清 李在銑(一題)(陳麟炳代書)：“宋燕文貴《山水》，紙本橫卷，蒼渾古秀。全圖寫風雨勢，聽之有聲，屋宇極工而不俗，人物絕小而有神。昔人題所繪《舶船渡海圖》云：舟如葉，人如麥，而帆檣棹櫓，指呼奮勇，盡得態度。以視此畫，境雖不同，筆意則宛然如一。款署‘待詔’下一字不可辨，‘州筠’下一字不可辨，‘縣主簿燕文貴’下一字不可辨。攷諸家著錄，但稱其隸軍中，入圖畫院而不言有他職。得此署款，可補著錄所未備，更可定爲真跡無疑。是卷論畫、論墨、論紙，確係北宋物，非南宋以後所可比倫。前有傳僑黃題‘風雨玄縱’四篆字，後跋記其始末甚詳。惟萬金吾是何人，俟攷。曾見王煙客(王時敏)自題畫內亦叙有其人，而究不知何名。楊且亭方伯、殷伯岩逸士兩跋均佳，楊誤宋爲元，殷謂三百年前物，乃沿楊而誤，均偶失檢，不足爲累。惟董跋失去，是乃憾事。卷藏一富家，欲售之以易馬，余一見，嘆爲奇絕，急爲購得。燕畫真蹟極少，世所傳《舶船渡海》外，有《七夕夜市》、《秋山蕭寺》、《溪山行旅》、《秋江泛望》諸圖，皆不獲見，存否已不可知。得此卷置之‘人境廬’中，可爲所藏宋畫第一。既以自快，並爲此卷快也。前有‘郭氏衛民暨平侯印’，不知其人。左上角有‘崇蘭館’印，又大方印，字不可辨。又接縫處微有印痕，均不能辨矣。方印內第二字似‘州’字，末行似‘觀察使印’四字。光緒癸巳(1893)冬至前十日，七十六老人李在銑識，以手病倩陳麟炳寅生代書。”

鈐：“李在銑印”白文印，“芝陔”、“芝陔審定”朱文印。

清 李在銑(二題)：“當時以手病倩陳君代書，邇來手覺微愈，暇日仍擬自書以傳信。辛丑(1901)初伏日，芝陔再識。”

鈐：“子皆”白文印。

清 翁同龢：“燕文貴畫，世尠真者。此卷爲吾友芝陔李君所藏。芝陔歸隱十年，其蕭散與卷中題字之楊猶龍相近，宜其獲此名蹟於長安塵中也。曩嘗見董思翁畫冊中一幅《仿李營邱》題曰‘假得偏頭關萬金吾邦孚家藏李成《平遠》小絹幅臨之’云云，然則青主跋中所謂萬金吾者，即其人矣。因芝陔下詢，偶及之。至此畫，精勁飛動，爲海內第一無疑也。光緒癸巳(1893)小除夕，常熟翁同龢獲觀因記。”

鈐：“翁同龢印”白文印。

清 孫毓汶：“一絲一髮，妙筆豪芒，而廣川高岳，驚風驟雨，自然奔赴腕下。運思極細，布景極雄，傳神極靜，此畫禪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之絕詣。彼前後案圖索驥，遺貌取神，兩家對此，皆廢然矣。《舶船圖》爲待詔劇迹，不可見。然如畫史所紀彼圖之景象神采，直不啻全爲此圖作贊，信知燕家景致，固有不二法門。而此卷爲待詔真迹，更無疑矣。芝陔三兄妙揀宋元名跡祕藏中，定以此爲稱首，特埒記數語，以志眼福。光緒丁酉(1897)六月上澣，濟寧孫毓汶題記。”

鈐：“遲齋眼福”白文印。啓首鈐“御賜岳峙淵渟”朱文長方印。

近代 完顏景賢(一題)：“燕家景致尚傳流，風雨谿山滿幅秋。董氏容臺別集收，借臨曾有親題不。韓霖精鑑太原遊，潘遂見之重值留。散失惟因省內郵，清虛識物待沽求。田園割劃古爲酬，奇士國初已罕儔。戴得斯圖誰與謀，傳青主特跋來由。隱歸勸駕贈楊侯，人竟廬中愛李叟。著錄書當補未周，結銜主簿記筠州。叔高遺蹟少，米論悠悠。元陳植云‘燕文貴字叔高’，米南宮嘗謂‘叔高畫不減晉唐，恨其遺世者絕少耳’。庚戌(1910)初冬，米論四希書畫巢主人賦。”

鈐：“完顏景賢精鑒”朱文印，“米論四希書畫巢”朱文扁方印。

近代 完顏景賢(二題)：“考卷尾大方官印，是‘秀州管觀察使印’，當係崇蘭館主人趙子書在紹興初出知時所加，益以見此蹟之精當。子書號叔問，江貫道曾爲其作《崇蘭館圖》者，亦宋時賞鑒家也。辛亥(1911)暮春之初，景賢快記。”

鈐：“景”“賢”朱文聯珠印。

鑒藏印：

宋 趙子書：“秀州管觀察使印”、“崇蘭館”朱文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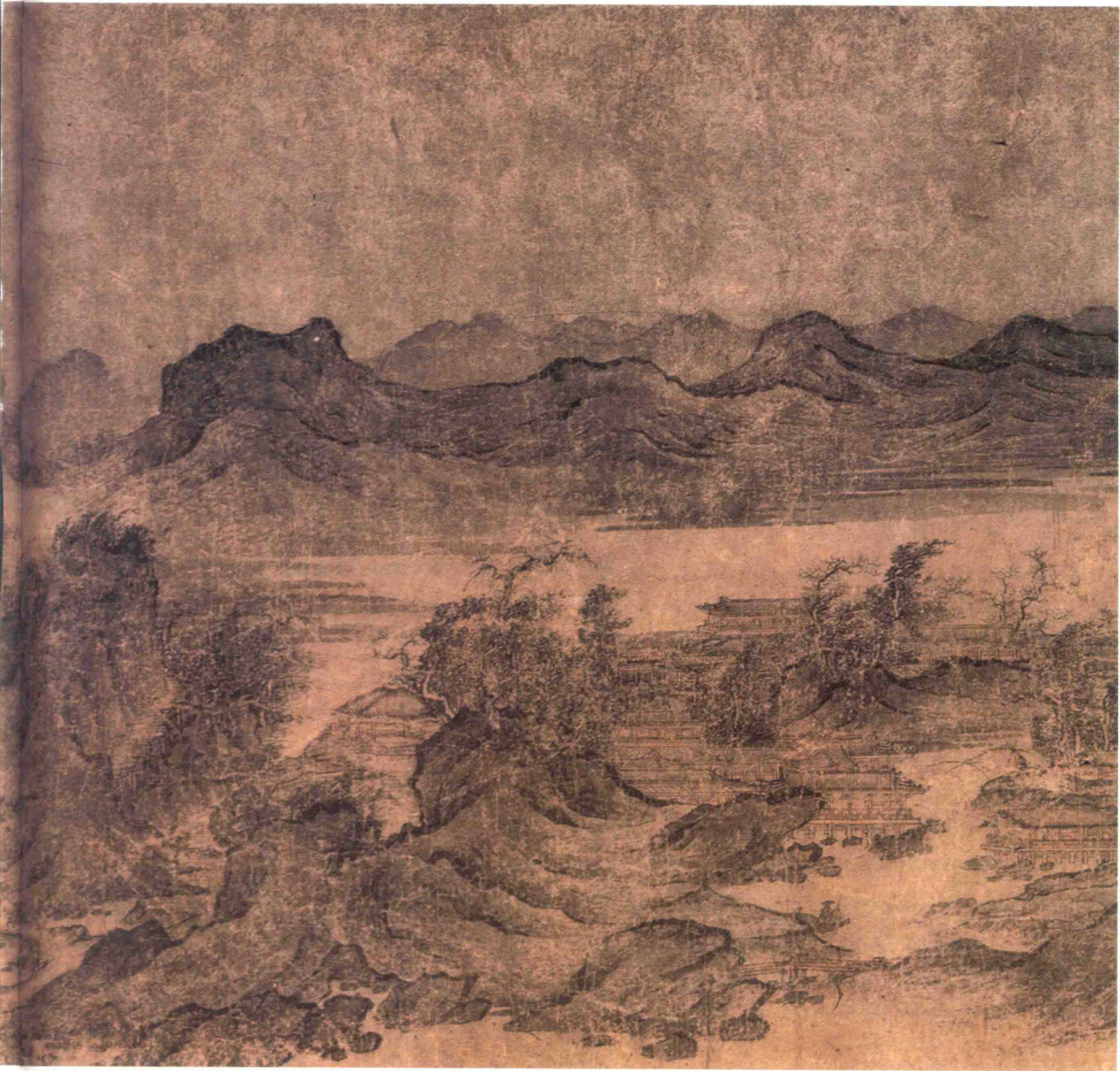
清 李在銑：“芝陔審定”、“涿鹿李氏珍藏”朱文印，“入境廬”白文長方印，“芝陔審定真蹟”朱文長方印。

近代 完顏景賢：“金章世系景行維賢”白文長方印，“樸孫庚子以後所得”朱文長方印，“完顏景賢字亨父號樸孫一字任齋別號小如齋印”、“三虞堂鑑藏印”、“景行維賢”白文印，“小如庵祕笈”、“任齋銘心之品”朱文印。

郭衛民：“郭氏衛民家藏書畫印”朱文長方印，“暨平侯章”朱文印。

又：“欽齋”、“猗園珍藏”朱文印，“宜爲長樂”白文印。另二印不辨。

(凌利中)





咸 月 𠂔 𠂔 𠂔 𠂔

二五卅年

此偏側萬金在家庭而擲之
大東潘氏以書求畫向潘借以
市郎臨十七日今其書在史公見之
雅著哉其詳以爲此者西儒
白端氏云即此卷也余有甚大
史觀聖一段乃後史市常若錄
者事於兩本末不脫潘氏見之贊
既詳然亦不生也畫之辨又皆通
於其見是意遂重揭于南人
行間

妙寶閣藏之省城惠侯
教習

(見有筆法)一則古物遠
而師攝模寫人勝道士王潘處
者過市泥目雨中物易度之衆
直堪靖以待他日藝仲過靖見
之呼其尊亭曰清雲去其未一盤戴
中微者自覺之矣三而藝仲遂以
雨其意者焉至一重紫寬口此光
既下而手轉而從於近哉可謂巧公
載仲好畫作書公見之必稱
不惜別劃田畝而有上之人
余望凡雨一筆意端研理自有
何意為後之幅于王信其照全
此比藝仲既因而銘石于歸身時
其心可謂善也必為銘也

一

修竹堂記

信

元燕父貴畫二卷晉唐廉紳
兩公藏物其始末傳者不
之詳矣燕叔仲構而遺余
時以清苦臥病清化相從

以蹟矣。傳言王敦其離合聚散之故
兵變後玉石俱腐是卷之全以人乎天之體
龍歸與之志既決得是卷為爲之初駕
溪山大澤置諸座右玄賞古人竝堪盤
管視仲一時逸士青主晤世奇偉人乎
與兒盟亦休處蕭文同猶龍身在軒冕
中昨與許者皆閭閻華胥安在是信乎猶
龍其山之人矣予弟仲洪早殉國難傳
云天下無道聖人生為功名不顯於天下後
世丈夫之恥吾儕香山社之約仰湖南賢
可謂不孤仲洪獨不得把是卷為斯世為
可惜矣

癸卯二月九日雞澤殷岳書

宋燕文貴山水紙本橫卷著筆古為全國第一
兩藝絕之有齊屋宇工極工而不俗人物絕小而神
普人趣所繪船板波海國云云如葉人如夢而
帆搖搖持拍時香笏首皆態度以觀此畫境雖
不同筆意則宛然如一段畫詩語下二字不可解
州語下一字不可解燕文貴下二字不可
辨陳諸家者錄但稱其號軍中入關畫院而不言
有他語傳此者故不可補著錄所未備更可足為真
點無疑是卷論畫詩墨淡洸然佳絕非宋物昨面
宋以波而可似前有漢倫墨道風雨雲四家
字洸然記其始者善詳推為金吾是何人撰故曾
見王聖俞自題書內亦錄有其人而究不知何名姑
且事方伯嚴伯忠志士兩跋均佳楊瑒宋元龍
謂三百年前物乃沿楊而後物偶失檢不意為某
雅量故失去是乃藏事奉藏一當家敬慎之心焉
余一見嘆為絕品是為難得無書真蹟珍方世所
能細細遊海外有七夕之夢此山萬寺溪山行旅
秋江晚望諸閣窗不願見存否已不可知得此卷
置之入懷中可為藏家寶書第一觀以自快并
為此卷跋也

前有郭氏衡氏鑒 半信印不知其人左二角有
管城印印文大方印字不可辨又據饒是齋有印
信而不似郭氏



有為者支數山莊後一
 風雨瀟瀟木葉盡落
 欲林意得也伯也嚴高情
 韻神晚一世獨驅予而
 親歎之千里追隨晨夕情
 大同義自通藉以寸管
 跡幾半天下夏惠迫人
 以行在體未得一口好
 人喜歸計可動亦行應
 羊之間為別業在馬倘
 邀造物之幸末疾後
 便若攜手入山讀書彈琴
 侶煙霞而友麋鹿誓不復
 貽斯同他年一請也白石
 清泉寶閣此誌
 且享主人楊思聖
 甲申題紅余與猶龍見盤盤第仲泓
 避亂廣羊山嶺俯煙四望相對歎吁
 我羽可極時水火窮谷為生以觀世變吾
 三四人相好各自重矜此身將以有為也
 尋敗玉步分飛燕羽或出雲吳致或生此珠
 蓋然而展笠之盟風雨不磨應令廿餘載
 壬寅秋抄猶龍以蜀箋半觀此取西費
 傾我吳林昆蟲古事相別謂余曰猶龍容
 色清瘦車中遠遊得身可憂吾南農大事
 早去之餘焉不能出追隨左右非子而誰予策
 塞居車後遠遊之興已漫不洩及舟中而猶
 龍感病請告將令中斟酌藥餌在舟中
 歲頤忘遊旅但付蜀箋書畫可觀多言其
 窮哉津不倦載仲忽以此卷遠寄
 視之古人筆墨之功決皆烟雲若滅若沒此
 身深谷幽洞中風雨瀟瀟木葉盡落
 今三三餘年生氣可挽技也進乎道去不可

燕文有畫世所真者此卷為否友
 楚張李君所藏楚張歸隱十年其
 蕭散與卷中題字之楊龍相相
 宜其獲此名蹟於長安中其意
 昔見畫史云此卷中一幅係李君所
 題口假得細觀則萬金無邪李君家
 李成平遠小景幅幅之云然則青王
 致中所謂萬金者即其人矣因楚張
 下詢偶及之至此畫精動飛動為海內
 第一無雙也
 光緒丁酉六月上海清寶錄後漢額記
 一絲一縷妙平素言而廣川萬岳驚風
 驟雨自天奔起下運思極細而布景雄
 傳神極靜此四神中一為無量一為一之
 院諸波前後若面索驥遠見東神而家對
 此皆張然矣相和而面為待詔則不可見
 然如畫史所記彼面之景家神未且不啻
 全為此面作信信和無家景錢固有不二
 法門而此卷為待詔其更無疑矣
 楚張三兄妙陳宋元名跡秘藏中定以此為
 稱首特附記數語以志眼福
 光緒丁酉六月上海清寶錄後漢額記
 黃家景致尚傳流風雨豁山涵幅秋
 董氏容台別集收借臨曾有親顯不
 韓霖精鑑太原遊潘遂見之重位留
 散失惟因省內郵清虛識物待沽求
 田園割劃古為酬奇士國初已罕傳
 載得斯音誰與謀傳青特跋來由
 隱跡勸駕贈楊侯人竟塵中愛李更
 著錄書當補未周結街主簿記筠州
 叔高遺蹟少米論題
 康成初冬米論四布書畫主人賦